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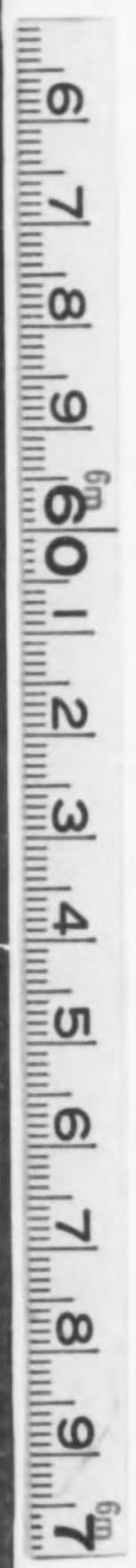
文選正文

山子點

九

十三冊内第十
特 279
301
号

特279-301
1200501132299



始



28
3
3
Page
No.

特279
301

類集
漢三
冊十
雨十
九
一
五

文選正文卷之九

上書類

上書秦始皇

李斯

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邲。迎蹇叔。於宋。來邾豹。公孫文。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

成帝業。此十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之鼓。此數寶
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
後庭。駿馬。馱駟。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
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
鼗。面歌。嗚呼。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
也。快意之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
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實客以
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
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一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闕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輪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止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人王患也臣

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下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天下無忽察聽其主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袂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者文皇帝據關入百塞心銷志不萌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士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遺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畱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人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士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於獄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書，長平之事，太白視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卞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作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按輿所笑，下聞比干剖心，子胥竭忠，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舍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上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騾，白圭顯於中山。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用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土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
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
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一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士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

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
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
率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
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良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
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慎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舉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
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
不接。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
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客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隋侯之珠。夜光之璧。孤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辭。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
而素無根柢之客。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襲按劍相眦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
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詔。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
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
不畱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誇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
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貴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衝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

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捷。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秦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此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

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秦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經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擗，而絕手可摧，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止。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荊楚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柯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譏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背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長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粟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節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誦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淚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
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
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革帶
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
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殺術之餘豫三五賤
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
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黜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
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薦名爲辱虜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

有道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挺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行則隱於簾肆之
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
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
之末覓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磨骨遠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
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
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
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

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
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
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闔。門。含。憤。獄。
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
愧。於。沈。首。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所。瞻。之。切。敬。因。執。事。
以。聞。

啓類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
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且暮。臣早奉

龍潛典。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
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率庸。陋式訓
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臨序慙慙。罔識所真。謹啓。

爲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奉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
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
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
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
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
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訖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
血待旦叨於品庶示均錙造于祿祈榮更爲自拔勵教廢禮
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未宦祿不代耕飢寒
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
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閱石無主所
守旣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自塗若孺
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
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類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緩咫尺步無却顧望逆
敵逗撓有刑至乃趨母深識公不爲坐魏主蒼令抵罪已輕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竊尋獯豸侵軼鬼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
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
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
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披甲盤桓

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
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軀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
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一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
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
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項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
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
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
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愆彼司城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於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幼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上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絀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連續奏臣謹奉白簡以
聞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助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
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諸
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卽整
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

弟温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前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人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籠。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未購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典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一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遂雖未別。火食寅以私

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整兄弟後分。奴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一日。忽往整墅。停住十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一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籠。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

偷整聞聲仍打逸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詬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攔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逸往津陽門糶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攔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逸詬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逸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嚴當作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哈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逸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了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糾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閱問關片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執務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房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駘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攔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

盡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祿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外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如淪雜因討斯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卻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貴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晨興言思清敵俗者也臣實懦品

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風聞東海上源嫁女與富陽蒲氏源雖人品庸陋曾實參華會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睿升采緒闈亦居清顯源類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微而託姻結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上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蒲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潛會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

顯王滿連姻是駭物聽潘楊之嗔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
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
允茲簡裁源卽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
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
拆格言薰不藉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典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
親於事爲甚此風弗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此屋定寘
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長方媾之賞革心
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云云

牋類

答臨淄侯牋

楊脩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
耶損辱嘉命藹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
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日之資有聖善之教遠
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
記畱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
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
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

手會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始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刑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翁子箝口。中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早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日之疇。爲皆有僭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大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筇。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置。旣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頹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昔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

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納塞姐名
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
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憤冀事速訖旋
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益亦無量欽死罪死
罪。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
之材秉青萍于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
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
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夫馳
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懼載笑
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
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夙坐衆賢出有徵行之
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
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
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
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
書幅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
助壽王與闕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

取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一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歲，猶欲觸賀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蒯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大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吶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儔，賦事行刑，資於女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

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
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
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
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因讓冲等眷眷實有愚
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
莘氏之賤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
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管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

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
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
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廻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
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
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
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
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
協同靡訾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
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
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
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阜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隆雨，翩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大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介拙，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暉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湯解。方春旅翩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大龍。

門不見去德，滋承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存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在大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叨受教，君子將一十年。咳唾爲恩，盼睇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口，彤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一儀，勲超逢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構。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瑛璠。顧已循涯，寔知塵

忝于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限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願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昉

近以朝命繼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措紳頓顙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坻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厖存楚以今觀古會何足云而感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駭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二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

磬圖效祉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匡靖亂匪以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慙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詰蔣公

仇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口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

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新疲病足
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書類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
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
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
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
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

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了別後益復無聊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
悲子歸受策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
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
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忤辱輒復苟
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
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
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
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裒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十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抗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可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自卿視陵豈偷生之上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激德也昔池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大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醜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一子之退來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八土之封，加子之勲，而効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日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竊風馳命此，貴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

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

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利，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竊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竟鬼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

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于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豈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

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
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管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
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
奇士事親孝與上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

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垂劍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飽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
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下單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
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士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上上爲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日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

所推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
召問。卽以此指推言。僕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唯眦之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
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評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
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
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降。顏其家聲。而僕又併之蠶室。重
爲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
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屑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
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
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
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
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

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

至自沈溺。縲紲之辱。故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倥傯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日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

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及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又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日然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頃且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禪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予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

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桓公耻
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
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談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
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購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球士無蹙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
者之有足乎郭隗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齊
使郭隗倒懸而士不解臨溺而士不拯則士亦將高翅遠引
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者欲公
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
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者
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誦闕自陳而爲放滅之計乎朝
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杜石之寄
情同子孫之親匹夫賤母尚能致命豈肯有身帶三綬職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史氏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爲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鷂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托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行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于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鄢郢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挾一以塞孟津。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上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白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和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阻。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

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
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
夷猾夏周官之威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
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復殷所以
喪出扈所以整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言鬼方孽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者皆下科也然
高示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
始成勝殷有此武功焉亦有星流景集虺奮霆擊長驅山河
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終雖有

孫田墨菴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
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仁木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季梁猶在盟楚謀暨平衆賢介糾國爲墟明其無
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
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
權焉肯士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
宋城樂毅已拔仰累矣墨翟之術何猶田單之智何貴老大
不敏木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丁豹之詭游睢渙者學藻
績之絲問自人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信人是何言歟
夫驟驥垂耳於刈牧鴻雀戢翼於汀池襲之者固以爲幽閭

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傾軔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不信，曰：言必大噤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取釁心忿，意危用成，人變若讎，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卒於無思，盧綰嫌良於已隙，爰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剖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瓛，相厚益隆，寧放朱丹，顯露之奏，無匪張勝，貸故之變，非有陰構，真赫之告，固非燕王、淮

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嬰，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荷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迎，溢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京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後，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蕪，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

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二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備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避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
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施彼二人
恐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
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一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
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
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矣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
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嗣不勞而定於孤
益是故案兵守火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
及孤虛心廻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率復之義
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易之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
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
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
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
興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
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
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黎賓新

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適河曲從者
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
何今遣騎到郵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
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
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
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
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悠然不自知樂也況
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是思昔游猶在

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屢覽諸子之文
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
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
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遺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

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與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先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與鍾大理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首之垂棘，魯之與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嗜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會，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

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詩，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珉，聞之驚喜，笑與扑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踰鄙言，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珉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廣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理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地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蹇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數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官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抵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伸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狂僕少小所著辭賦，通相與大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論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爛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鵬附凌波於前篇笏發音

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倚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箭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曠靈急節尚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閔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瀾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向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意事小史賦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政難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開。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賜，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稠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遷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大

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聆管絃，言辭漏瀟，雖特平原養士之繁，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貴之所以憤積於賈贖，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拜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左所天，思投印釋轡，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奏箏發徽，三八迭奏，埙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

躍於鞍馬。謂可北僭。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華。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取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困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起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文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絲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豈獲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滿公瑗書

應璩

瑗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丘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馳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荷說於范武。故使鯨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組綺錯。羽爵飛騰。牙鬣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驅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因自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閭闔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病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驅。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歎冀於故技。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巢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干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閭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牛。時步上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恣。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宇。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野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後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人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嬖。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邴棼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余

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帥宦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拔。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恠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鷓。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又無欲卿相。而一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

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使而忍不起。令胸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縷。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鏹。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曩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文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

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犇子魚不強幼安。

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願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免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二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沉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

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稻康白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

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
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相論事勢
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
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
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城土則神州中嶽器
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
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
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僭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
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度轅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

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
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
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
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闕吳之先主起自荊州
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
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
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突入其阻并敵
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驪兵劍閣而姜維面

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猶
穎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昔前
鑿之駿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
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非徇危國
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偶又盈朝虎臣武將折
衝萬里國富兵彊大軍精練思復輪飛飲馬南海自項國家
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濟洪
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創水以來舟車
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

尚崇城遂車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
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
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
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資
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驪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
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
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
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至

矣。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武乃迴矚。在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披書而歎息者也。又北土

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接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蒔華蕪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表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道。征太陽戕曜。則情劬於夕。惕肆日干。照則遼廓。而無觀。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駭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命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摧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翔翽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穉生，永離隔矣。笑笑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爾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邈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

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旌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彫，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厲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億載之長，寧不

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向縛西都故知
霜露所均不肖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維種北虜僭盜中原
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僞變昏狡自相夷戮部落
携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變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
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
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威明天下安
樂白髮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
受化唯北狄野心偏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
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

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
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濫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
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
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再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
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
節但懸劔空隴有恨如何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遵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終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

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聞，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

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此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數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立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

已守殘黨同門。好道員。建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
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
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
黃翻覆。沃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
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
賞。世有周子。儻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通東魯。

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
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今也。將欲排巢父。抗高自
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上孫不
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輿帶
次。袂篲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
帶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
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冠百甲之首張。炎風於海甸。馳妙
譽於浙右。道帙長摺。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歷新於爾
裝。其懷。寒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蒙馳聲九州。聖使

又選正文卷之九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曦入暮。寫霧出。櫺蕙帳空。今夜
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纒。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巒峯竦誦。慨游子之我
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
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搜上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
恥。碧嶺冉辱。丹崖重淫。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扁
岫幌。掩雲關。欽輕霧。絨鳴湍。截來幘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於是叢條噴噴。豐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
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終